

# 人文齐鲁

## ■民间记忆

# 上世纪大食堂的单位会餐

现如今,抬腿上酒店,动辄下馆子,虽不乏高档酒水、海鲜野味,却总感觉提不起对吃喝的渴望。在这种情况下,不由得又想起昔日那个没有宾主却有些人间真情的宴席——大会餐。

□董宝琳

几十年前,大锅饭还冒着热气儿,职工食堂红红火火。食堂不尽相同,但一日三餐,打钟开饭基本相似。而手持不锈钢小勺儿和搪瓷碗,到食堂打饭的情景如在眼前。闻到从卖饭的窗口飘出的香味儿,队伍中便响起叮叮当当的一道风景。碗里有肉没肉,肉多肉少,人们的眼睛便紧盯着发菜师傅那柄大勺子。于是,“勺子上长眼睛”呀,“碗大勺子有数”呀之类的俏皮话儿成了饭桌上的热门话题。

某一天,食堂登菜谱的小黑板上出现了一个通知:“近因核算盈余,经研究定于某日某时举行会餐……”“会餐”如今听不大到了,那时专指食堂以盈余犒劳就餐人员的宴席。会餐吃什么?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,吃的是平时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节余部分,所以也叫“吃节余”。筹办者亦即食堂管

理者,平时精打细算,奉行节约,有了盈余首先想到大家撮一顿,改善改善(生活),这似乎已经成了那个时代食堂之惯例,当然是景况好的食堂。虽然是在做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”的好事,但管理者不是宴席的主人。而享用者也不是被请来的客人,所以这顿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主人和客人,属于“单饼卷指头”——自吃自。那时办食堂不为营利,有了利润大家分享,会餐不过是分享的一种形式罢了。在那个五谷杂粮瓜菜代的年代,会餐无疑是食堂饮食文化的一个亮点,一个民俗,亦是就餐者的盼望。“钢精勺,搪瓷碗,一天三顿大锅饭。盼国庆,看新年,留着肚子大会餐……”盼归盼,也不是谁来谁有,只有食堂固定用餐者才有资格。多搞几次会餐,吸引更多职工就餐,这也是办食堂的愿望。否则如某个电影演的那样:到了饭时,冷清的饭堂里只有管理者和一位领导面面相觑,那该多尴尬呀!然而,对于供

应大锅饭的职工食堂来说,要搞一次十几个菜一桌,十几桌同席的大会餐,不是件容易事。提前几天就开始操办。笔者在昌潍时有一年单位搞会餐,为了吃上炸鱼,食堂派人百余里跑了趟下营渔港,托门子找关系,好容易才弄到百十斤刀鱼……操办齐了,上上下下一齐下手,会餐那天真有点儿节日般的气氛呢,怎见得?

大伙房里,风机呼呼,炉火熊熊。那口小孩子都能进去洗澡的大锅冒着热气,那把像铁锹一样的锅铲正在紧张地挥舞搅动,翻炒着几百号人吃的菜肴;平时动手不动手的领导,今天早早下布置,挽起袖子择菜,切肉、剖鱼。食堂人手不够,各科室部门找人帮忙儿。伙房,饭堂忙碌一片:砰砰啪啪的刀板声,刺刺啦啦的煎炸声,配菜装盛的碗盘声,操办者的吆喝声……大餐厅里,人声鼎沸,喜气洋洋,经过“审查”的合格职工编组分桌,我忝为8号桌的代表,任务是到食堂领酒端菜。那是

个冬天,端菜端得手指头冻得生疼呢。那天的菜特丰盛,有拌合菜、油炸花生米、粉皮炖肉、芹菜炒肉丝、辣子鸡、丸子白菜汤、炸刀鱼……酒是一元多一瓶的简装景芝白干,一桌两瓶。不收饭票儿,也不用带餐具,带嘴就行。宏大的场面,热闹的人气就不必说了,值得一提的是,由于酒桌上没有宾主之分,不必应酬周旋,没有一般宴席那些客套,不欠人情,也无须还债,无拘无束,却有一股真情涌动弥漫在餐桌上……

改革开放后,食堂实行了承包制,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者,不再提供免费午餐,吃节余遂成为历史话题。现如今,宴席比比皆是。笔者退休在家,四时八节,喜寿宴席,生日祝嘏,也免不了支应一番。抬腿上酒店,动辄下馆子,虽不乏高档酒水、海鲜野味,却总感觉提不起对吃喝的渴望。在这种情况下,不由得又想起昔日那个没有宾主却有些人间真情的宴席——大会餐。

## ■民俗往事

# 闲说蒲袜



□王怀玉

羁鸟恋旧林,池鱼思故渊,老朽偏爱说从前。

话说早年间,到了冬天,老潍坊人都喜欢穿“蒲袜”。须知,这“蒲袜”可不是袜,是鞋,而且是棉鞋。不过,这棉鞋既没布也没棉,全是用蒲草手工编织而成的。其形状,有的像元宝,富态吉祥(妇幼型);有的像猪头,肥大宽松(青少年型);有的像“航母”,笨拙厚实(中老年型)。其款式,有全草厚底薄帮的,有全草厚底厚帮的,还有草帮木底的。不论哪一款,用今天的话说都是绿色、低碳、纯天然的!一般蒲袜的形状都是肥大笨拙的,但我也曾见过一双小巧玲珑的。那是一双旧时小脚女人穿的蒲袜,全草编织,做工精细,一朵牡丹盖鞋尖,两片绿叶衬左右,更有金丝银线镶边,真是:美哉,三寸金莲!

蒲袜如人。别看它其貌不扬,一副“原生态”,但心地淳朴善良,乐善好施。它尤其怜悯冬天里的穷人,冬天里的穷人也格外青睐它。老人、妇女和小孩喜欢穿全草薄底的,因为轻软可脚;顽童和半大小子喜欢穿着生猪皮的,因为柔韧耐磨;成年男子则喜欢穿厚底厚帮或草帮木底的,因为厚实挺脱。一般蒲袜制作粗糙,价格便宜,不耐穿,在穿着穿,一双也不过能穿下一个冬天。惟有那木底草帮的,做工精细,纹理密实,耐穿耐磨,一双能穿好几个冬天,只是价格稍昂。

我对蒲袜这种早已归隐的生活用品,是别有情愫在心头的!首先,蒲袜暖我少年足。当时,我家里有人做蒲袜生意,近水楼台嘛,穿着方便!听老母亲说,我一开始学步,她就给我穿上一双小蒲袜,没有穿一般小孩惯穿的“猫头鞋”。所以,后来每逢做事“不长眼”时,母亲就调侃说:“背了没穿猫头鞋的害!更是我的错!”学会走路后,冬天更是蒲袜不离脚。长到“狗也嫌”的年龄时,就专穿裹了生猪皮的蒲袜了,这一款虽然禁折腾,但我穿鞋“拍赖”,不穿破两双是过不了冬的!十几年来下来,估计我曾穿破蒲袜三十双不止呢!这三十双蒲袜给我的最大欣慰是:我的双足从来不知冻滋味!

其次,蒲草慰我老年心。有人喜梅,有人喜菊,有人喜兰,有人喜竹,而我,唯独喜蒲!蒲如莲,出污泥而不染;蒲如兰,叶修长而似剪;其品格,既刚且柔,尤以柔韧之性见长。古诗云:君心如磐石,妾心如蒲草。古人用蒲草象征忠贞不移的爱情,看中的大概就是蒲草的柔韧之性吧!我的窗前种着蒲草,我的床上铺着蒲席,我的榻上有蒲垫,我还珍藏着祖上留下来的一个“蒲团”!因为爱蒲,又为书斋取名“蒲香斋”。

另外,只要想起蒲袜,说起蒲袜,我的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50年前语文课上那滑稽可笑的一幕:一个飘雪的上午,语文课上,乔老师正在讲“鲁提督拳打镇关西”。他头戴八路军双耳棉帽,身穿粗布短袄,脚上蹬一双肥大宽松的蒲袜。当讲到紧要关头时,但听乔老师忘情地大喊一声:“洒家特地要消遣你!”随即他挥了一拳,接着又飞起一脚,只见他脚上那蒲袜飞也似的上了屋梁,全班同学立刻哄堂大笑……

## ■那人那事

# 给宋师长拜年



□邵勇胜

1946年元旦,山东野战军宋时轮师长的司令部就在我的老家高青县(那时叫高苑县)大邵村。刚刚翻身的农民很想过元旦时给宋师长拜个年,但他们都没有文化,不知怎么个拜法。幸亏学校里的韩老师能写会画,也有些新鲜点子,农会领导便委托他去办理。

记得韩老师亲自找了宋师长,说是在司令部门前扎一个松门,并用红纸糊两个横匾,请教他写什么字好。宋师长说:写“普天同庆,军民同乐”吧。并嘱咐不要

花钱,规模不要太大,因为正在打仗,要一切从俭。

我们儿童团负责到野外砍伐松树枝,基于民兵们分工扎松门,韩老师领着妇救会被糊横匾,并用红纸扎了几十朵大红花。字是谁写的已经记不清了,估计是韩老师亲自写的。元旦早晨,儿童团和姐妹团们都穿上了较新的衣服,打着锣鼓,表演着莲花落,从学校出发。后面是腰扎皮带的青年民兵和手拿红绸扭着秧歌的妇救会员。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宋师长的司令部门前走去,韩老师在一旁喊口号,加上围观的群众,整

个街上都站满了人。

拜年仪式由韩老师主持。先是请农救会长讲话,据说预先做了些练习,但还是闹了几处笑话,但效果极好,引得军民都哈哈大笑,宋师长也笑了。随后是宋师长讲话。他是南方人,内容我们听不太懂,但能听到他讲话,群众已是很满足了。若干年后,村民们还以听过宋师长讲话向外人炫耀。

简短的讲话完毕后,我们在街上表演了一阵莲花落,那是我们抽闲带忙地做了反复的练习才去表演的。宋师长带头为我们鼓了掌,仪式也就结束了。

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左右,要说花钱,大概只买了几张红纸。军民同乐,过了一个节俭而又气氛热烈的元旦。

若干年后,乡亲们还争论宋师长身后站了多少多少个“护兵”。那是战争年代,向南距离十里路的桓台县便是国民党的占领地。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,宋师长的身后站着司令部的一些军官,还有几个武装整齐的警卫员。乡亲们把他们一概称作“护兵”。在老百姓心目中,护兵越多越威风,这是一种身份和一种力量的象征。宋师长越威风,他们越高兴。

## ■美景难忘

# 三赏墨泉

□赵允祺

我观赏墨泉,完全是巧合。最初的一次,是因为要写郊游的作文,为了完成作业,奔着梅花泉、百脉泉去的。在顺便欣赏了墨泉之后,再忘不了。此后再去,虽然也游览梅花泉、百脉泉,但观赏墨泉却成了目的。连续三个国庆长假前往,因为早涝年景不同,泉水喷涌的形态不同,游人的多寡和反应不同,我有幸看到了墨泉的三个侧影。墨泉就像是大自然的眼睛,大自然难以言说的妙处,透过这一扇打开的窗户,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。

第一年来墨泉,因为雨水丰沛,清泉涌声闷重,如沉雷隆隆,雪涛四溅,激越可喜。泉水喷涌离开水面一尺多,盛大如轮子,把池子拥挤得满满的,像是不耐池子的约束,极力要挣脱出来,猛地扑到游人身上,浇个透湿似的。还没有靠近,就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湿气,带着微微的凉意,把你包裹到看不见的水雾里。

第二年去墨泉,因为数月干旱,旁边的梅花泉、百脉泉似乎瘦身了不少。墨泉也不例外,两米见

方的池子,陡然成了空着的花盆。盆底清波微泛,似有若无。泉边几乎没有游人,偶来几位,脚步没到跟前,探头瞅一眼就摇头走了。我遗憾他们没能再往前迈几步,如果以后不再来,墨泉就永远远把一个空花盆的印象留给了他们。难得没人打扰,我们一家人就坐在泉边想比喻,看谁把此时的墨泉描绘得最传神。表妹想起了“江山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”的打油诗,说:“泉池空空,是个窟窿;水面摇晃,好像在动。”我说:“水面微漾,是猜不出何时绽放的花蕾。”妈妈说:“水面安静,是太阳下做着针线活儿没有丝毫表情的女人。”这些比喻都赢得了掌声。爸爸说:“水面是锣鼓渐息的舞台,演唱者唱到了最后的低音,但随之而来的不会是掌声,因为台下空无一人。”表妹摇着头说听不懂。起身离开,几只鸟儿从汉白玉护栏上嗖地飞走了。原来,刚才观赏墨泉的,还有它们。我突然想,墨泉若有知,或许不会太寂寞吧?

第三年来墨泉,泉水呈现完全意想不到的形态,让人感叹造化的神奇与美妙。如果不是泉水



外流,谁能想到池内是涌动的泉眼?泉涌离开水面一拃左右,波轮像荷叶一样展开,却没有荷叶的纹路。透过又薄又透荷叶一样展开着的波轮,直视泉水的深处,意外地看到了净植的荷花,娴静地向上伸展着花蕾和阔叶,荷花旁边是细长的绿色水藻,笔直地伸到水面。在这里,荷花和水藻成了美妙的参照:不是荷花,不知道泉水是如此清澈;不是笔直细长的水藻,不知道水底是如此安静。我一时看呆了。

请教管理人员知道,墨泉为一钻孔喷泉,孔口直径0.4米。泉口因铸铁管黑色,水清透明,望去泉水黝深,故名“墨泉”。泉水出自深层奥陶纪石灰岩岩溶裂隙,正常年份流量0.3立方米/秒,盛水期为1.2立方米/秒,且常流不竭,一泉成河。泉水冬暖夏凉,年恒温在16℃~18℃,水中富含

矿物质和微量元素,水质接近天然矿泉水。

墨泉引发了我对济南名泉的好奇。济南城内百泉争涌,一向有名泉七十二之说。其实,历代诸家所记不尽相同。济南泉水亦不止72处,仅市区就有大小泉池百余处。趵突泉、黑虎泉、珍珠泉、五龙潭四大泉群是济南七十二泉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就观赏来说,趵突泉太拥挤了,黑虎泉太吵闹了,珍珠泉太不便了,五龙潭太小巧了。被罩在其他名泉阴影下的墨泉,远离城区,地处偏僻。墨泉,略带寂寞惹人怜念的墨泉,能够诱人的,只有它的质朴和本色,只有它不计穷达必以美好示人的境界,而这又不是所有游人能够感受的。

三年三次观赏墨泉,所见所感所悟,若饭若药,受益良多。既然人泉相知,当以年年继之。